

第二十四回 錯中錯二妾求歡 人上人三元及第

卻說康若山只一個堂妹，憑媒配與寒士吳道庵，兩家父母俱亡。道庵才學卻亦將就，己入泮得了一名秀才，早年亦曾講究藥書脈理，他即力學脈理，甚是精通。當下進去沐浴更衣，康氏即說知鄺明堂事。

道庵更換衣服後再來見若山，禮畢，問曰：「老兄回來，生理利息好否？」若山答曰：「我的生理，只怕不做，不怕無利息。」道庵曰：「聞得收一義子，乃是一位名士，未知才學究竟如何？」若山曰：「此子我憑著兩眼看來，知是個名士，實未知才學如何，正待賢妹丈前往較量。」道庵曰：「老舅巨眼，珠寶尚能看出，豈有人才看不出之理。」若山曰：「文字我卻不通，就煩賢妹丈看試。」道庵曰：「既是賢姪，理當一會。」二人即到花園，明堂出來迎接。若山指著吳道庵曰：「此位就是我前對爾說的姑丈，乃是生員。」明堂即上前拜見。三人坐下，若山即令廚司備一酒席，前來會親。

不一刻，家童送上酒看，三人入席。道庵論起詩文一事。這道庵的才學，原來遠不及明堂，談論之間，明堂引古證今，滔滔不絕，有問一答十之概，真天下奇才，嚇得吳道庵不敢再問，自思我比學力，猶如竹篙探海，怎知深淺？明堂見他學淺，知道他行醫，就問起脈理一道。吳道庵本來儒醫，脈理尚有講究，直至日夕而散，道庵入內去了。若山謂明堂：「爾姑丈老誠練達，凡文字有不到之處，須問他便是。」明堂答曰：「文字卻不必煩，父親可向姑丈說，孩兒現今要求姑丈盡心指教脈理，就感恩不淺了。」若山笑曰：「爾不行醫，反要學習脈理，真是何說？」明堂曰：「醫能救人性命，正是第一件大事。」若山曰：「此卻容易。」即入見吳道庵。道庵亦從內出來接見，連連打恭曰：「我只道爾發財，是八字生得好，財氣極旺，未必有兼人之能。今看你認的這義子，有如此之眼力，小弟甘拜下風，敬服敬服！」

若山大喜曰：「妹丈此言，莫非明堂有些才學，將來功名有望麼？」吳道庵曰：「若論文才，真是翰苑之品，且其面貌美麗，生得端正，不是官家之子，定是公孫之苗裔，卻未知如何與你認作父？令人不解。」若山就把前情說出。道庵不信曰：「我只道大官員是祖墳風水得來，故能有此才貌，誰知卻是農家出身，真乃令人不解。」若山曰：「他雖有些才學，還望姑丈指教。」吳道庵答曰：「學無前後，達者為尊。賢姪天資聰敏，莫道小弟拜服，就是雲南鄉紳中恐亦無此才學及得明堂。」若山曰：「方才要求教脈理，望妹丈不可妄贊。」道庵曰：「這事便當，通文之人，待我略為指點，不須一月功夫，脈理自然精通。」次早即取脈學，與明堂講究；盡心指教。果然明堂胸中早已透徹了。

且說柔娘、德姐自見明堂之後，心戀明堂美貌，時刻私下窺探；故意出入相遇，溫存詢問。明堂深知其意，尋思月裡嫦娥愛少年，凡相逢之際，即笑臉相迎，弄得二女動情，恨無機會共效連理之枝。一侯康若山不在內，二妾即詐接元郎到花園耍玩，暗探機會，奈榮發寸步不離。

忽一日早飯後，康若山有事出門，榮發亦到街遊玩。明堂獨坐讀書，正用功之時，恰逢二妾思想無聊，特抱元郎來到花園，遙見明堂攻書，榮發不在。柔娘自思，此真機會難逢，我今假意迴避，德姐必去俯就，且待好事將成，我偏去撞破，然後三人合為一路，互相照料，此事必不敗露。即對德姐曰：「我外面還有事未完，好一番耽擱，孩兒煩賢妹看管。」德姐聞言，正合私意，心花大開，抱了元郎曰：「姐姐請便。」柔娘即自出去。

德姐遙見明堂在窗內猶如潘安一般，忍不住慾火上焚，卻又不便直進。尋思此刻不成，更待何時，當即向前含笑曰：「天氣炎熱，少年人當尋芳取樂，何勤讀若此，有損玉體，徒傷精神。」明堂心知張松獻地圖，待我戲弄試試，看他如何？即立起，亦含笑曰：「功名大事，若不如此，何以報答義父。此間並無外人，姨娘何不進來少少相坐麼？」德姐聞言，正中心意，即對元郎曰：「我抱爾回到哥哥房中少坐。」遂手揭門簾入內，把元郎放下，元郎自去游耍。明堂即移一把椅子曰：「姨娘請坐。」德姐終有含羞之意。無奈春心已動，將椅放在案頭坐下，一手把在桌上，笑迷迷兩眼望明堂送情。停了一會曰：「我嘗與柔娘稱爾的美貌，未有妻室，豈不寂寞？員外卻不念及此事，虧你孤枕獨眠！」明堂曰：「小生立志，功名未成，不敢言及婚事。」德姐曰：「爾言愚哉！功名雖是正事，而色慾亦是風流。豈不聞唐李靖提著紅拂女燈夜私奔，後來雙雙成仙，千古以為美談，未見有傷風化。」明堂知他深明故事，即說司馬相如貪卓文君，唐伯虎愛秋香，亦士人佳話，奈小生命榮，未有此奇遇，故終未動心耳。德姐乘勢乃迫曰：「爾妾雖及不得私奔，亦可效其敘情，但郎君乃解人，不用多言。主人年老無能，耽誤青春，向慕郎君才貌，形似夢寐。君不嫌妾醜，願以身私約。」明堂暗笑，我要作情，哪裡能做。

卻說柔娘早已在旁窺伺，料到好事將成，笑而進曰：「賢妹在此，訴得隱情。」德姐自知難瞞，即攜手向內：「你我同病相憐，何不進來，明白心曲。」柔娘進內，向明堂曰：「妾等無顧羞慚，實慕郎君才貌無雙。君可放心而行，員外並不防備。」言訖，眼淚汪汪。明堂自思：酒不醉人人自醉，但義父年老，精力不足，二女若與他情熱說笑，義父亦可助興，我若不說絕，二女心向在我，心越發不理老人，老人愈無興致，勢必結怨，豈非是我害他？遂曰：「多承二位姨娘美意，非我不知情，但恨你與我緣淺，乃母子名份，不比紅拂女、卓文君，得以敘情。況員外義重，安人量淺，倘亦知道，利害不小。二位當悔過，勸爾和老父相親，自必加倍相得，多生貴子為是。」

二女聞言失色，心中悔悟，謝曰：「難得你年輕有此大義，我等蒙教；不致失節，感恩不淺。但我等醜行，望為遮蓋，不可人前洩漏，足感大德。」明堂曰：「隱惡揚善，士人之立品，不必叮囑。但月裡嫦娥尚愛少年，況我爾年正相仿，理當情投意合；休為此生嫌。日後相會，須要情意如初，倘起邪念，即與員外懷親；爾我有如知己，不須懷慚方好。」二女喜曰：「不意明堂情義兩全，我等真是粗莽。」明堂曰：「名份要重，情慾乃無厭之事，我欲非老自持，如今事過，爾我既為母子相稱，做出此事，怎好相見？自知有愧。」二女連聲稱是，即抱元郎回房，互相敬服明堂大見識，從此若見親厚，即不再生邪念，待員外則加倍奉承，覩見明堂此舉陰功不淺，不表。

且說明堂揣候赴考，是年閏七月，已放湖廣正主考，乃翰林大學士袁容，副主考乃禮部郎中孟昭，到省文武官員接入貢院。是年科考，吳道庵取入一等，不是遺才，毋須再考。只是鄺明堂自思監單不到，又要遲至下科，再緩三年，如何是好？康若山亦為監單因此坐立不安，走進走出，搖頭歎息，只是念這監單不到，如何好考？

又過幾天，學院掛牌，閏七月二十六日考貢監大收。康若山更加心急，直到七月十七午刻，捐監家人方回。若山罵曰：「你這兩個混帳，如何至今方回，使我望眼欲穿。」說罷，解開包袱，取出監單並友回信。若山得了監單，如得珍寶，把監單送入花園，曰：「此乃進身之階。」明堂大喜，謝了爹爹厚德，即打算進場。

三場完畢，文字極做的得意，及揭榜，鄺君玉已取了鄉薦。當未出榜之前，若山將三場卷稿私問吳道庵曰：「明堂文字如何，今科有望否？」道庵曰：「令郎滿捲珠幾，自是仙才。」吳道庵又對明堂曰：「你看我的卷子如何？」明堂只是推辭看不出。

到了次日，康若山探問明堂曰：「孩兒個科有望否？」對曰：「功名之事，豈可預料。但爹爹吩咐，孩兒怎敢欺瞞。今科文字論來該中，不知命運如何？此言切勿泄漏。」若山大喜曰：「爾若能高中，我就有幸了。但不知你姑丈功名若何？」明堂曰：「孩兒乃後輩，怎敢妄言。」若山曰：「爾姑丈是至親，我故關心。爾就實言何妨，我亦決不聲張姑丈。」明堂曰：「姑丈文字今科可中，但前列卻未能。」若山曰：「爾姑丈倘能得中舉人，豈望前列。」

是年八月二十六日出榜，只聽得大炮連聲，料是貢院出榜。三人正在懸皇、不須臾，只見一二十人敲鑼進內，乃是報喜，大叫曰：「恭喜，貴府相公高中了！」康若山、吳道庵忙問曰：「鄺君玉中了第幾名？」報人曰：「不曉得什麼鄺君玉，我只是報三十二名舉人吳道庵相公。」便把報條取出，黏在門屏，果是吳道庵的姓名。若山再問曰：「鄺君玉究竟中否？」報人曰：「我們不知。」若山心中大為不悅，料是不中，即取銀兩並折席儀，打發報人去了。

道庵對明堂曰：「賢姪的文字不中，我的文字偏中，豈不考官無目！賢姪不必動氣，且待下科高中。」明堂此時滿面通紅，曰：「小姪的文字原是欠通，莫怪不中。」正在談論之間，榮發曰：「且待我去看榜。」

未知榮發此時看榜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